

王先謙漢書補註

礪
三
題

王先謙漢書補注

卷之五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賈山穎川人也祖父祛補注先謙曰官本祛作祛下同通志賈山傳作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

韓曰言博士弟子此最始亦疑弟子二字為衍文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

也醇者不難也嘗給事穎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穎陰侯灌嬰也騎者在侯家為騎士沈欽韓云續志之騎吏也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補注先謙曰賈子先醒篇君好詭諛而惡至言至言與諸諛為對是至言即直言之謂至之為

言極也文選鄒陽上吳王書察聽其至李善注引劉歆周易注云至極也謂極言之後漢陰識傳入雖極言正義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極言猶至言也蔡邕傳臣聞國之將興

至言數聞說苑明主者有三懼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論衡至言棄捐聖賢距逆義竝與此同今人多以至言為至善之言幾疑山自名至言為夸矣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曰久遠諭願借

秦曰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呂單韋為帶無飾也補注宋祁曰韋帶南本浙本作革

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補注先謙曰言賤士修身成令貴名昌後世秦為天子迺不然也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言疲於役使也精衣半道羣盜滿山

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

言被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

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誨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誨字與呼同誨叫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秦非

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此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作凡是始皇紀關內離

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此總計之詞又云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據此咸陽以西離宮止有二百七十非三百也。

鍾鼓帷帳不移而具。補注沈欽韓曰新序刺奢篇魯孟獻子聘于晉趙宣子觴之

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

咸陽近且號阿房阿近也八尺曰仞補注何焯曰一說近是然始皇紀云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並近也之解為贅其地

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沈欽韓曰

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過秦論秦紀並言二世復作之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補注先

事云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與此不同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

師古曰撓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馳驚無所迫驕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

為宮室之麗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

道集解引應劭云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

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綠海之

作濱音義同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補注王先慎曰三丈中央之地惟皇帝得行樹之以為界

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沒入其車馬蓋沿秦制

厚築其外隱以金椎。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靳反補注周壽昌曰隱即穩字以金椎築之使堅穩也

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曰督領徒曰役作也補注宋祁曰乎當作虜

曠日十年。師古曰曠言為重役空廢

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補注先

時日積年歲也

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音被曰珠玉飾曰翡翠

異物志云翡翠赤而大於翠師

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
異名也被音皮義反
中成觀游上成山林補注先謙曰始皇紀宮觀百官奇器珍怪

下具地理是中成觀游也又云樹草木以象山是上成山林也爾雅曰一成爲敦三再
成爲陶三三成爲崑崙郭注成猶重也秦穿治驪山蓋亦三成三泉致葬其下成矣

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服虔曰謂塊璞作冢喻小也臣

曰東北人名土塊爲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

物一出改爲一顆按出即塊秦曰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師古曰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言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臣間忠臣之事

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瘠瘠薄也磽音口交

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皋水邊淤地也師古曰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

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

死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

之詩曰詢此周之所言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

者師古曰雷霆疾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執重非特萬鈞

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

行暴虐惡聞其過乎補注宋祁曰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師古曰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

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

千八百國補注沈欽韓曰王制正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曰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三日補注王文彬曰不過歲三日當作歲不過三日此禮記王制文孔疏云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

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余按詩豳風七月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禮郊特牲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是古者力役興於農隙之時以冬三月為候

豐年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已故既無年而力役不作則冬用九日而已日以旬為限歲以凶

差而城郭道渠之治安能暫時畢事乎又按本書食貨志毋過歲什一與此句例相似而義不同先謙曰貢禹傳正作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

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秦皇帝

也一曰為簿籍而稅之曰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耳

所曰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補注先謙曰言特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事又甚微然天下弗能供以此

見欲不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

為讎師古曰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此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

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曰為過堯舜統如清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

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曰一至萬之事補注先謙曰始皇琅邪刻石云功蓋五帝是自然以為過堯舜統也縣石鑄鍾虡服虔曰縣

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

稱銅鐵之斤石曰鑄鍾虡言其奢泰也虡之猛獸之名謂鍾鼓之附飾為此獸虡音鉅補注先

謙曰始皇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虡師古曰飾以竹篾為之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據此師古說是鍊虡字同篩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篩以竹篾為之自

曰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秦世廣德師古曰秦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曰諡法是父子名

號有時相襲也。曰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

皇帝者。欲曰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

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

敢告也。其所曰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

人。殺直諫之士。是曰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倫同補注王

導諛者眾導諛即諛諛也或作道諛諛也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已道人謂已諛人

道人即諛人也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諛是道與諛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諛諛也賈子先

醒篇君好諛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諛與導聲之轉諛諛之為導諛召及之為導

及篇書曰及士大夫當諛本傳及大韓禮三本篇作諛及荀子禮書禪服之為導服

謂諛中月而諛諛注古文謂或周禮之導王篇而內無哭者注謂或作

之切諛帶其聲一也皆聲轉而字異也先謙曰漢紀道諛下有者字

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詩曰匪言

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

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補注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

字余謂當存二言字先謙曰又曰濟濟多士。文王曰靈。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

漢紀諸言則退作訟言如醉又曰濟濟多士。文王曰靈。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

也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靈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補注先謙曰禮大學

云一家仁一國興仁得士而敬之。則士用。補注先謙曰用之有禮義。補注宋祁曰禮義下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

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

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飾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

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日喪大記君

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在殯，錫衰。在殯，錫衰。在殯，錫衰。在殯，錫衰。

臨改服。錫衰素弁。加經十九年。詔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

樂。補注：沈欽韓曰：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傳：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

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

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令善也。聞，謂聲之聞。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

曰：術與述同。爾雅：孫矣。注：通古述字。術，追猶詩言：迨迨來孝也。先謙曰：古術，述，幸，通皆通用。

士喪禮不述。命注古文述，皆作術。禮器：車追來孝。注：述也。詩：車修厥德。後漢東平思王

宇傳：作述，修厥德。幸語辭也。圖所曰：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

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

曰：厲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補注：錢大昭曰：諸吏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

中諸吏得舉法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駢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補注：宋祁曰：江

漸本廷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

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

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獨其賦役。賜天

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

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補注：沈欽韓曰：書其罪於衣赭，今時猶然。周官司圖加明刑疏云：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

於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後漢書河南尹李燮遇甄邵於塗使卒投諸溝中咎極亂下大署
帛於其背曰諸貴賣友貪官埋母先謙曰經赦之人不復衣赭沈說乃明刑之事於憐意不
合解見下文官本而賜之衣補注先謙曰言罪人已赦歸與父子兄弟相見上憐其無髮平
注文在衣赭下是則賜之中憐其曾衣赭書背則賜之衣也文待參錯其辭

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呂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曰相陛下也師古曰相助也

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曰順陛下也師古曰天

間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補注先謙曰說

文瘡罷病也從隆聲籀文省作瘡瘡誤字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說詳韓信傳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

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補注宋祁曰兔疑作菟先謙曰此今字當訓為即通鑑引今作而呂傷大

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

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呂夏歲二月師古曰時呂十月為歲首則為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修先王之道下則為之為作謂為謂古通王引之云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修先王之道故以三代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

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月

二名與夏絕殊荀悅不得省夏字矣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

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補注先謙曰言乃可從容遊豫耳非謂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媠師古曰媠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

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君齊謂上齊讀曰齋齊嚴即齊莊漢避諱改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補

注沈欽韓曰新書官人篇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之隱聲樂伎藝之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

人不並奏君樂雅樂則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侍

射獵使皆務其方呂高其節師古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呂稱大禮師古曰

日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

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惑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

議夫游不失樂補注先謙曰與樂同節也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補注先謙曰非當計之事不下其議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

也度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補注先謙曰漢紀上書及諫除鑄錢令並列五年案除盜鑄錢令在

五年據此文其後云云是前上書不同在五年明矣通鑑列前書於一年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補注先謙曰官本訟

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王念孫云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

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

假借之旨先謙案訟作誦古借字然非所謂六書假借之旨也王說誤矣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曰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

謀反補注齊召南曰按棘蒲侯柴太子奇謀反見淮南王傳此文惠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

先謙曰淮南傳但言棘蒲侯太子奇不云柴武柴奇也文紀作棘蒲侯柴武高五王傳稱棘

蒲侯柴將軍功臣表云棘蒲侯陳太子奇以反誅章下詰責師古曰曰其所上對曰為錢者

不代與柴唐無涉疑別有一柴唐子不可考矣亡用器也而可曰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十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

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補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

不加罰所曰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定鑄錢棄市律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

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

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

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

綺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圖未央東有曲臺殿蓋緣秦宮而名衡應劭曰衡平

也如清曰衡猶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呂為威力疆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是也縣

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為從橫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

連衡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也先謙曰官本注權作衡是也

法制之行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李善注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呂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補注先謙曰引以為援也

強不足恃也其言不相親救亦與下救兵不專相應為文今胡數涉北河之外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史記曰秦惠王上覆

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諺其辭而云胡攻趙越攻

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梁淮陽不能助已欲吳王曉其諺辭也然文意僻澀故不可通

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補注宋祁曰轉粟流輸

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復還得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

河間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曰此怨之補注先謙曰惠后訓為惠帝呂后於文不順釋詁后君也文選東京賦薛

注后帝也惠后即惠帝齊悼惠獻城陽尊魯元呂后所為皆在惠帝之世故其子六王追怨惠帝時事一說是也割濟南琅邪乃在呂后稱制時與惠無涉官本注王台二字作后城

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呂趙地王章梁地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補注齊召南曰按地理志盧縣濟北王都博縣則濟北屬縣耳注

當云盧博濟北地先謙曰文選注引孟說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案謂城陽王喜顧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濟北王與居誅死事而怨天子是也

師古曰三子爲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欲作故引宋
郝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欲報怨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

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消日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爲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

爲吳非不敢相救也補注先謙曰陽意本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諸

國不肯專爲吳以兵相救即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意而謬言胡數入邊諸國各懷私怨大王

不以爲憂恐無專救漢者文選注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消解其意故 胡馬遂進

云不能爲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最爲得之如說四國不敢相救師古駁之亦是 胡馬遂進

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

攻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水章邯是其爲文如此青陽吳地沈欽韓曰水經注引蘇

林曰青陽長沙縣也輿地廣記潭州長沙縣故青陽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王獻青陽以西

是也先謙曰文選注蘇林曰青陽水名也據水經說見云還舟聚舟耳一解說互異不

綱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云此同孟康之義也案水長沙劉說是韓退之龍說水下土亦

用此爲文青陽沈說是越至青陽已據上游將爲吳患下文越亦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

益深則其辭又進然不敢斥言侵吳也其隱顯之義善注備之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

東越廣陵呂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呂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之所爲大王患也 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

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

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

糧漢折西河呂輔大國已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爲大王患之呂錯亂

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也自此呂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
也字文選注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
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爲大王患也
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爲乃使越人當爲吳人輔當爲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
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
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先謙案梁孝王初王淮陽後徙梁仍兼有淮陽下文
所謂瓊子王梁代益以淮陽故云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則可以遏糧道漢兵截西
河守漳水則可以助大國之威勢而胡又益進越又益深吳趙腹背受敵其何能支不言遏
吳人之糧而言越人惡指斥之然使梁越廣陵以遏越糧則吳之不國顯然矣此可以互文
見意也大國謂漢不必指趙上云胡窺邯鄲下云胡亦益進趙且破滅豈能與吳爲援李注

較明尚多未當師古曰襄舉也補注宋祁曰南本徐錯改交為蛟錢大昭曰交文選作蛟交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古今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易精思呂

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補注先謙曰文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裾乎然臣所已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

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

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補注先謙曰志不可聽文選志作至季善注云劉臣聞鷺鳥案百

不如一鴉孟康曰鴉大鴉也如鴉曰鷺鳥比諸侯鴉比天子師古曰鷺擊之夫全趙之時服

日全趙趙未分之時補注先謙曰全趙之時猶韓安武力鼎土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師古曰絃服盛服也鼎土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絃音州縣之縣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衫玄服即絃服也絃字在新附中亦謂之袴服左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服虔

以均服為黑服古戎服尚黑選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注云黑衣戎服先謙曰戎服注服虔曰鼎土叢臺本臣瓚說亦見善

引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

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而計議不得補注先謙曰然而文選作然則古者而與則同義故然則

亦為然而說詳萬石君傳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計也

音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

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呂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自立天子之

古曰瓚說是補注先謙曰寒心如履冰也銷志戒逸樂也官本注未有也字後使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潛春秋襄紉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

也義讀曰儀 父讀曰甫 深割嬰兒王之 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

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諫陳使刺而義父者似謂悼

惠而不可考據衰其後故封其子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也下文自言梁代淮

陽文三子是矣則知此或說非也先謙曰義父文選 作儀父據劉說疑是悼惠字也遠引邾子故為不倫壤子王梁代 如清曰揚雄方言梁益之

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

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於理最切言謂者漫而無統沈欽韓曰方言壤盛也

秦晉或曰壤梁益之間凡人言盛及其所愛偉其肥盛謂之壤注沈欽韓曰方言壤盛也

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壤子謂出土分與諸子 益呂淮陽 補注先謙

也先謙曰文三王傳代王武從王淮陽復徙王梁太原王參徙王代 益呂淮陽 補注先謙

二平武自淮陽徙王梁史表云淮陽復徙王梁太原王參徙王代 益呂淮陽 補注先謙

併屬梁賈誼傳所云割淮陽北邊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

等哉 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與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

以謀反誅也言濟北厲王之死皆以象平等故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

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 補注先謙曰謂漢用事大 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

過計於朝 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 則我

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師古曰言吳當 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

先謙曰文選水作灌下荆 兵不雷行 師古曰言無所稽雷不廢於行補注 收弊民之倦東

王作項王皆淺入妄改 號西楚霸王 水攻則章邯曰亡其城陸擊則荆王曰失其地 荆亦楚

馳函谷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 水攻則章邯曰亡其城陸擊則荆王曰失其地 荆亦楚

也謂項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

用敗走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

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補注劉攽曰幾讀曰冀 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

先謙曰國家謂吳言高帝之成功有天命非今所可幾幸也 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

言補注宋祁曰內疑作納先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

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朗反介於羊勝公孫詭

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廁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詭

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曰讒見禽恐死而負師古曰案音力瑞反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言為世所補注先謙曰武紀云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

曰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

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

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昂義亦如之補注王先慎曰集解引如

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

間軻死事不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說文曰貫日不徹也先慎按荆軻未去太子

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先慎按荆軻未去太子

屢疑之事詳國策畏之者畏其不去也白虹貫日乃軻發後事陽特舉以見軻之精誠達

天取與衛先生之事為配如李泥於正文與見虹貫日不徹知事不成釋此衛先生為秦

文畏字之義小司馬轉謂說長於王不思與下文信不諭主情事不合也

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

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補

先謙曰官本無誠字引宋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訊謂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

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示玉人曰石

別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二世以正而二

果得寶玉也補注宋祁曰玉人南浙本並作玉尹

世殺之具五刑是呂箕子陽狂接與避世張晏曰接與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與音弋於反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為後後猶下也母使臣為箕子接與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槎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勝補注宋祁曰勝字下當有也字先謙曰索隱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槎也服虔云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

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補注宋祁曰此注未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先謙曰初相識謂識面也至白頭不相知謂不知心也故尙如新識

如新面之人注文不誤宋說誤也集解引桓譚新論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即引孟注於至字上妄增不相知三字

不可通傾蓋如故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解車

對語兩益相切小欬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曰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

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曰卻齊

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今君之來不過曰奢故也義不苟生曰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呂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

志亡軀故曰為喻補注沈欽韓曰韓策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蘇代曰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與此語類晉注令閔王厚葬以敵齊此蘇代為燕昭王非蘇秦也秦傾齊之

事亦不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魏

魏文侯故中山說苑復恩篇吳起為魏將攻中山為軍人吮疽無白圭取中山事圭與孟

子同時問答據呂覽先識篇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辭去又之齊齊王欲留

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圭云二國有五盡必亡後中山果亡於趙齊潛王為燕所破殺與孟子時事昭合是圭實當後中山亡時若前中山之見滅於魏時代不相及也此蓋別